

增評補圖大觀錄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巣川大某山民加註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55 本排印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回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怎生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卷九十九

增評補圖大觀瑣錄一百二十卷
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 曹霑 撰 清 高鶚 續，清
護花主人 評，清 大某山民
加評

能將夢境相隨，便不墮入魔道。

卷九十九
之寶、
也。之寶、
煙粉、
小說、章回小說、
雙紅堂、小說 55
D8654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6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雙紅堂-小說-55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增評補圖大觀彙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版權所有: 未来大学 未来大学出版社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格 閣

同人字

中厯厯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棠復生爲妖孽見兆。並非吉徵。九十四下半回至九十五回爲一段。敍元妃徵逝。寶玉瘋癲。以見花妖之響應。九十六七八回爲一段。敍敍黛二人一婚一死了結。黛玉因果引起寶釵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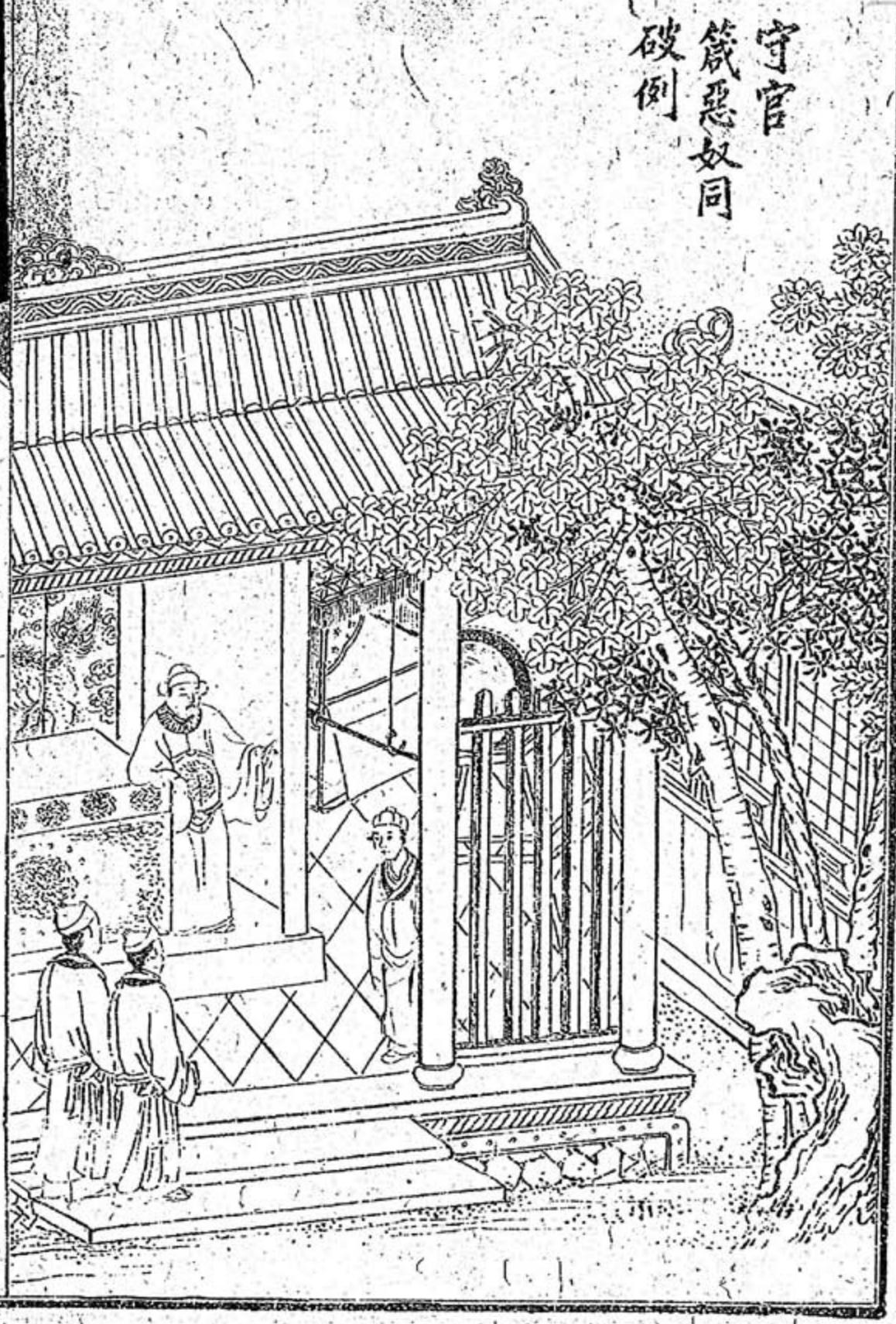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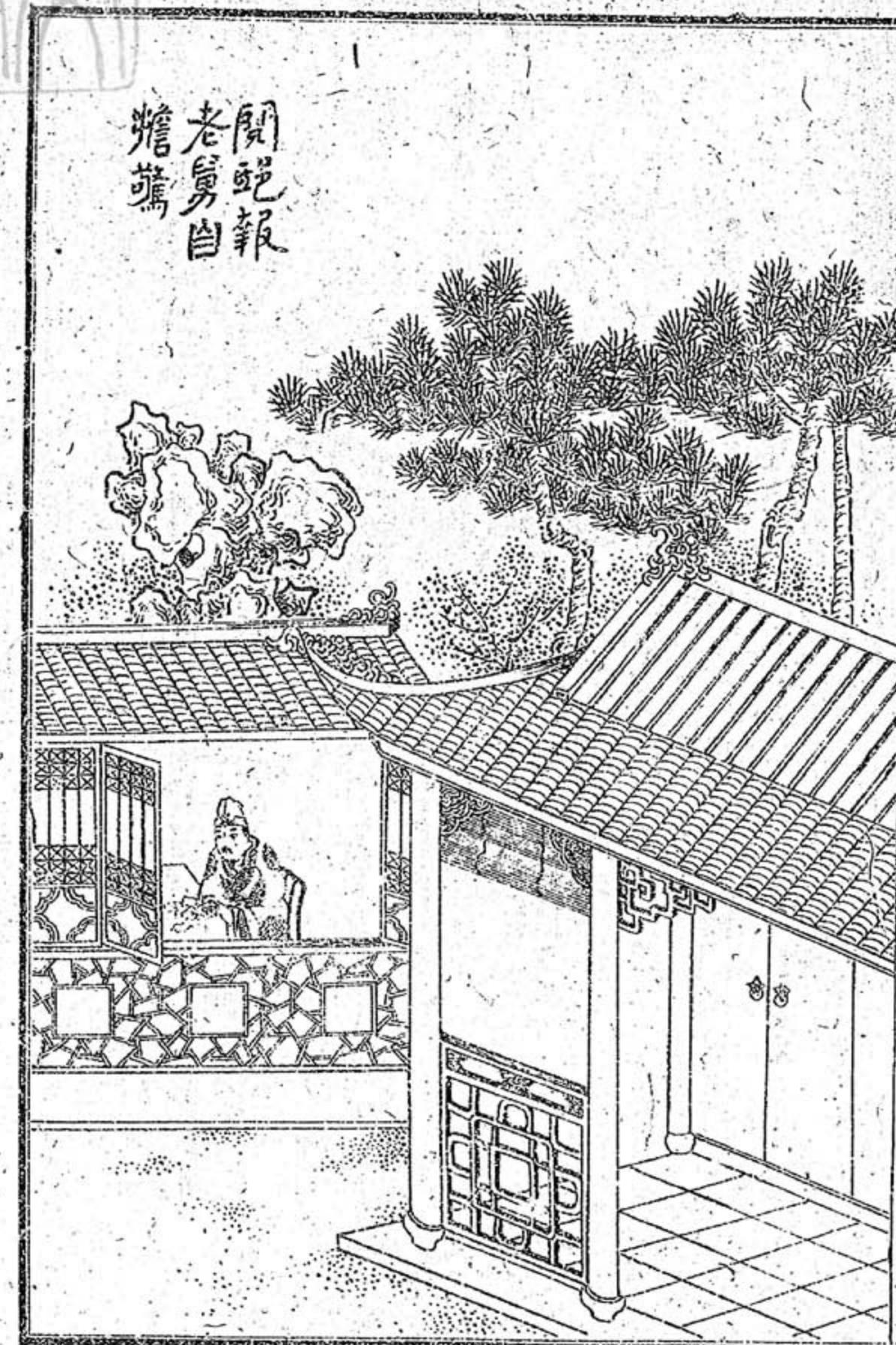
寶玉說姐姐之趕姊妹也。殺費苦心。其巴結尊上。和叶同輩。拊循下人。俱在遠處大處。預爲道地。故但見小心謹慎。大度優容。無纖芥之失。蓋諸人皆受其籠絡。而願望始酬。若云自行霸占。固係瘋傻亂話。

說有便。有說無便。無說。卽傳燈錄所云。道如太虛。廓然虛豁。不可强是非。至云設言警世。足破萬世庸愚見識。

雪芹先生不欲以曖昧之事。遭踢閨房。故於黛玉臨終時。標出身子干淨四字。使人默喻其意。前晴要將死。亦云悔不當初。皆作者極力周旋處。黛玉氣斷之時。卽寶釵婚成之候。新房熱鬧。滿堂合奏笙簫。舊院淒涼。半空亦有音樂。夫笙簫者。生所同也。音樂者。死所獨也。黛玉亦何慊乎釵。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增評補圖大觀瑣卷九十八終





閱邸報
老舅自擔驚

增評補圖大觀頃卷九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鳳姐此等處卻可愛
容得出一個一個的形
容他一個一個的形

不口圍房調笑卻從鳳姐
中可述出新婚後亦
無能雅點綴一番
境於當局者恒不自
覺在旁觀看先者何時也設
試與黛玉成親亦必如
是云云

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爲黛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曾開口先自笑著因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裏的笑話兒就是咱们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响賈母道怎麼了鳳姐擎手比著道一個這麼坐著一個這麼站著一個這麼扭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裏賈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嘔的受不得了薛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姐纔說道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裏我聽見好幾個人笑我只道是誰巴著窗戶眼兒一瞧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下寶兄弟拉著寶妹妹的袖子口口聲聲只叫寶姐姐你爲什麼不會說話了你這麼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寶妹妹卻扭著頭只管躲寶兄弟卻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寶妹妹急得一扯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腳軟的索性一撲撲在寶妹妹身上了寶妹妹急得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

真正好笑話

絕世聰明不貪不妬
一人明兒圓房就抱外孫
笑話中傳出隱情味
同橄欖

雖屬諱詞具有微旨

擺酒只一句帶過若
又鋪敘便沒趣

以上結住寶玉圓房
一事

帶敘姑娘們一二分
散之故使人回首當
年悽然腸斷從此大
歡園內惟餘淒風冷
月而已

補敘黛玉之柩已寄
卷中作者省筆

說來清楚大觀園大
變矣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悼紅軒原本

了。說到這裏。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寶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這一交。好容易纔跌出你的話來了。薛姨媽笑道。只是寶了頭古怪。這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沒見他璉二哥和你鳳姐兒笑道。這是怎麼說呢。我說個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倒擎我打起卦來了。賈母也笑道。要這麼著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寸兒。我愛寶了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著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裏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巧慧之言。子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麼。賈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裏同著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囁個笑話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園裏去隄防他。拉著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著寶玉呢。賈母薛姨媽聽著。還道是頑話兒。也不理會。便道。你別胡拉扯了。你去叫外頭挑個很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鳳姐去了。擇了吉日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這不在話下。卻說寶玉雖然病好復原。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眼前常見的。尙可記憶。若論靈機。大不似從前活變了。連他自己也不解。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常說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那些舊毛病忘了。纔好。爲什麼你的脾氣還覺照舊。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多虧寶釵勸說。諸事略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脣舌。惟知悉心服侍。別的了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無不安靜。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裏去逛。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賭景傷情。雖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菴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況且親戚姊妹們。薛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是在賈母那邊住下。爲著寶玉已經娶過親的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寶釵說話。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烟卻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著邢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著李嬌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好。即回到李紈那裏。略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

第九十九回

以上從燕玉死後接寫寶釵圓房帶敍諸事。寶玉辭玉寶釵三人將姊妹蹤跡爲一段。將支流雜事總東一東下則事。然後再結寶玉一段。以下接寫買政任上大公案也。周瓊求親兩項事。並帶敍薛蟠官司才詐險惡情狀。如禹鼎之象好。

知變
唯
那一邊這般想一邊又那般想恐四面逼攏。不山你做好官誰不是想認真辦事不受餽送而目之曰「黠性」則世道可知矣。一嘆。

祇有李紈探春惜春了。賈母還要將李紈等搬進來。爲著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園裏尙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搬。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了上司。見上司卽到任。到任查盤。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卻未嘗親辦其事。只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於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卻未嘗親辦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竝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不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著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糲體面。心裏想著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黠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餽送一概不受。門房簽押等人心裏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化什麼本錢來的。我們才冤化了若干的銀子。當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裏。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裏不好。就都請便了。到底想個法兒。難道說不成纔好。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著什麼忙。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裏。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你太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拌得你們過。眾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裏反起來。大家沒意思。眾人道。你萬安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似我們腰裏掏錢。正說著。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著一隻腿。挺著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著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裏是要辦到那裏。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

到省見了上司。見上司到任查盤。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卻未嘗親辦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竝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不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著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糲體面。心裏想著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黠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餽送一概不受。門房簽押等人心裏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化什麼本錢來的。我們才冤化了若干的銀子。當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裏。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裏不好。就都請便了。到底想個法兒。難道說不成纔好。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著什麼忙。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裏。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你太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拌得你們過。眾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裏反起來。大家沒意思。眾人道。你萬安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似我們腰裏掏錢。正說著。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著一隻腿。挺著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著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裏是要辦到那裏。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

偏要約他上來

寫得靈變狡猾李十
兒真好作手
此又以離作合口氣
書辦亦歎

已入題矣然尚是題
前頓挫之筆

再看機會恐政老終
不能逃出此等人之
手寫得可笑然卻有此
種實情

已合湊矣

摩東器可爲而不可
爲

漸漸也有些悔過來
麼

學十兒反若不知其
也
爲什麼不來往爲什
麼不肯送信爲什麼
想此美缺其意可思
政老明白世務不當
有此言

你想想着皇上還靠
得住否

纔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爲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面。而家裏還過得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彀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著回了一聲。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堆著笑道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的手道。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裏混了。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什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著書辦的手。道。你貴姓啊。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一詐就嚇上到這裏。啓們說一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一詐就嚇。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話晚毛了大家笑著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第二天擎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裏頭分付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暖閣。站班喝道的衛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擡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賈政便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帶來銀兩付了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無奈便喚李十兒。問道我跟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管現在帶又有的說是三天沒吃飯。擡不動賈政。生氣打了一兩個也就罷了。隔一天管廚來銀兩早使沒有了。藩庫俸銀尙早該打發京裏。取去李十兒稟道。奴才那一天裏取銀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政道爲什麼不早說。李十兒道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很來往。誰肯送信巴不得老爺不去便好。想老爺的美缺。賈政道。胡說。我這官是皇上放的。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賈政聽了這話也自然心裏明白。道我正

十兒道。越發胡說。方才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謬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帳。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面。而家裏還過得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彀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著回了一聲。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堆著笑道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的手。道。你貴姓啊。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一詐就嚇。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話晚毛了大家笑著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第二天擎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裏頭分付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暖閣。站班喝道的衛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擡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賈政便光景已不像了。不言而喻。隨手一頁高帽子。自言其老積貨也。又是一頁高帽子。隨手一頁高帽子。自言其老積貨也。

先制住其氣而後進
其言十兒真狡猾

坐實要錢的多不能
替老爺說不要錢

卻如此然則老爺
之不要錢其誰信耶

不要錢反沒有好
聲做得好名聲來又
有錢賺二者何去何
從惟君擇之

洞達世故
一層過一層

要問你爲什麼都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到這裏。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化了錢買著糧道的衙門來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從老爺到了任。並沒見爲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賈政道民閒有什麼話。李十道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留難。切蹬。那些鄉民心裏願意化幾個錢。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幾年已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爲識時。達務。能彀上和下睦。罷了。賈政聽到這話。道明說我就不識時務。掩不住。纔這麼說。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了。賈政道。依你怎麼做才好。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趁着老爺的精神年紀。裏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爲顧著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裏的錢。也都貼補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

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著。受用偷遇著一兩件爲難的事。誰肯幫著。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賈政道。據你一說。是叫我做貪官麼。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勳抹了。纔是李十兒回稟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幾位老爺。那麼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裏。現有幾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是。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若是依著老爺。不準州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聲。原好裏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關礙不著。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說著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福鉤連。內外一氣的哄著賈政。諫無柰。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尙無隙。越一日。賈政無事。在書房中看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官封上開著。

反轉來便是這副光景。習俗移人雖貴者光不免爭。

小人甜語實在堪聽。豈知其心橫者掏不清。其心亡者掏不著。獨自昔爲然矣。此特作者藉以痛詆仕途耳。并使今之居官者得一闡綱。富時也。留矣。楚獨哀此。是當是。

說到此層。不由改老不脩首聽從。

三姑娘親事於此逗出

書中並未錄及原來

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糧道衙門。賈政拆封看時只見上寫道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蒙雅愛。許結朱陳。至今佩德勿谖。祇因調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懷歉仄。自歎無緣。今幸棨戟遙臨。快慰平生之願。正申燕賀。先蒙翰敎。邊帳光生。武夫額手。雖隔重洋。尙叨樾蔭。想蒙不棄卑寒。希望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卽遣冰人途路。雖遙一水可通。不敢云百兩之迎。敬備仙舟以俟。茲修寸幅。恭賀陞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之至。世弟周瓊頓首。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與他們說起。後來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來問我。看起門戶。卻也相當。與探春倒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見門上傳進一角文書。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件。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閒坐。見桌上堆著一堆字紙。賈政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爲報明事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賈政便吃驚道。了不得。已經提本了。隨用心看

賈蟠事於此處補敍

蘇端官司從政者看
有裁剪

說得明白。應約的是
庚才案牘文字。至此無以
復加。以下。是刑部會看翻
啟語。以上已見前書

寫題奏薛蟠事。一字不圖作者之才。影響了一件。肯以影響了事。無文本。原是刑獄中出色案。是一件。層層翻駁。命案。原件。不是。

是通案人語

曰好些媳婦曰活活打死薛蟠何嘗如此也
然不能捫人口之不善如此也

李十真能看透官場
情弊

賈政想頭真不違於
事著實耽心

州縣應請以下註著此稿未完。賈政因薛姨媽之託曾託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來牽連著自己。好不放心。即將下一本開看。偏又不是只好翻來覆去。將報看完。終沒有接一本的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請老爺到官廳伺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賈政只是發怔。沒有聽見。李十兒又請一遍賈政道。這便怎麼處。李十兒道。老爺有什麼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李十兒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裏這麼辦了。還算便宜。薛大爺呢。奴才在京裏時候。聽見薛大爺在店裏叫了好些媳婦都吃醉了。生事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打死的奴才聽見。不但託了知縣。還求璉二爺去化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才提的不知道怎麼部裏沒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也是官官相護的。不過認個承審。不實革職處分罷。那裏還肯認得銀子。聽情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再打聽罷。不要誤了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裏知道。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把這個官都丢了。還不知道有罪沒有呢。李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著好半天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敍鳳姐演說寶玉與寶釵頑戲情形。是專爲擇日圓房。敍園中冷落光景。況是騰出工夫。好寫賈政任所諸事。不是閒費筆墨。

寫李十兒設法懲惡情事。描畫長隨家人串通書役。簸弄主人伎倆。明透如鏡。凡做官者安得不墮其術中。

借節度調取進省一層。爲探春親事定局。薛蟠命案部駁。引出夏金柱勾引薛蝌。因勾引薛蝌。引出妬忌香菱。因妬

忌香菱。引出毒人自毒。文情層層相因。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接上回乙卯年事。

第九十九回

